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記

(五十)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誌 雜 書 讀

(五十)

著 孫 念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讀書雜誌

淮南內篇第十九

脩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爲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卽疾疾之疾。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竝云。疾或作疹。廣雅音云。疾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疾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疾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竝作疹病。是其證。又秦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疾之灾。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念孫案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毒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霑雨

禹沐浴霑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霑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卽淮南所本。

海內之事

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爲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暘之河。莊本改暘爲盱。案盱本作暘。因誤而爲暘。說見覽冥。暘下。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爲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竝無之字。湯旱。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竝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爲旱。案爲者治也。水可言爲旱。

不可言爲作苦旱者是也。禹爲水湯苦旱相對爲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作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主下並有者字。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爲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二。引此並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無爲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爲文。汜論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

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爲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爲故。故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舊本感迫二字互誤。辯見原道。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故，迕也。徐錯曰：迕猶切近也。玉篇曰：故，附也。是古迫迕字本作故。今諸書皆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迫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亦必改爲迫矣。

因高爲田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念孫案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

趨而裂衣裳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謨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邳憚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蹠齧。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

剝

頓兵剝銳。高注曰。剝。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剝爲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竝作剝。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亦作剝。則舊本皆作剝明矣。說文。剝。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竝云廉則剝。今本莊子作挫。釋文作剝。云本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剝。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借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剝。遂改剝爲挫。謬矣。高注本訓剝爲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挫字訓爲折。不訓爲辱。後人然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蹶

夫墨子跌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蹶。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爲疾行者。跌當作決。音決。注當作跌蹶。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跌。注內蹶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駢奔也。蹶。

疾也。馱越竝與趺通。玉篇：疾也。下文：軟躡，高彼注云：趺，趣也。趣與是疾行爲趺也。說文：趺，躡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踉而致千里，踉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踉爲躡，辯見廣雅疏證。踉，躡古字通。集韻：踉，或作踉。是疾行又爲踉也。合言之，則曰：趺踉，古馬之善走者，謂之馱馱。馱馱之言，趺踉也。疾行謂之趺踉，故曰：趺踉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圉人攬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軛，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帽憑而爲義。高注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爲憫，字之誤也。廣雅曰：憫，併，忼慨也。憫音謂，併音耕反。憫，併與憫憑聲近而義同。憫憑而爲義，猶言忼慨而爲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高注云：憫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喟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憑與憫憑義亦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爲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卽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

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爲餽。字之誤也。注同餽與噎同。說文噎。飯窒也。字又作饑。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祝饁在後。顏師古曰。餽古饑字。一體而不食。與一躓而不行。高注躓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語卽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死。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並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簪。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薺麥也。是月之季枯死。本書天文篇曰。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薺。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

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卵。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爲韻。明章爲韻。通江爲韻。仁親信情爲韻。石射爲韻。若禹生於石句在前。契生於卵句在後。則失其韻。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鬻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坼胷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已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姁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鼎。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或以爲吞薏苡。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劓兒坪。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感石而生也。徧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郭璞注中山經秦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

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卽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旣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別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卽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卽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劍名念孫案鈞皆當爲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鈞朱本改鈞爲鈞是也茅本又改爲鈞而莊本從之且并覽冥篇亦改爲鈞斯爲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一爲純鈞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寶劍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鈞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鈞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

粉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記太平御覽引此。並有則字。今據補。高注曰。於摩。道藏本如是。各本皆作摩。念孫案。粉以元錫。本作挖以元錫。挖者。磨也。高注云。於摩。於即挖字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扌。形與挖相似。故挖誤爲於。廣雅曰。挖。磨也。磨與摩通。玉篇。挖。柯。略。濡。不給。挖。高注曰。挖。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挖嘉壇。孟康曰。挖。磨也。何代二切。磨也。淮南要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挖。摩。道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內挖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摩。磨。莊本又改爲旃。摩。斯爲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竝作粉以元錫。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竝引作挖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常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增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爲文。今本脫此二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竝作從風而飛。以愛氣

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即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爲晏字之誤也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同說文晏天清也又曰霽星無雲也霽與晏通字亦作曠小雅角弓篇見覲曰消韓詩作曠暉聿消云曠暉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曠温漢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爲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爲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並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即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爲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爲韻。黑福則爲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款躄跌 重跼

管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款躄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跼。不敢休息。高注曰。款。猶著躄。履。跌。趣。躄。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誤。今乙正。念孫案。款躄跌。跌下本有步字。跌步。疾行也。說文。跌。馬行貌。又云。跌。蹶也。廣雅云。跌。奔也。史記。張儀傳。撲前跌後。歸聞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驚藥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爲決。跌。蹶。並字異而義同。故注訓跌爲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作款躄跌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露以下。皆以四字爲句。又以露步爲韻。棘息爲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跼當爲重跼。字之誤也。高注同。跼讀若繭。莊子天

道篇百舍重趺而不敢息。釋文趺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趺。」所引許注，卽此篇重趺之注也。司馬訓趺爲胝，與高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趺而不休，卽用此篇之文，則跼爲趺之誤明矣。」趺字亦作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跼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胝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閱條達。案閱與愒聲相近，故高注云：鈍閱猶鈍愒。方言曰：頓愒愒也。江今改正。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跼既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爲華，俗書華字作葉，與葉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作章華之庭。」秦策：「與葉相似而誤。」華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記：「范雎傳：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作稱譽華語。

臆沙石

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龍。蹙沙石。蹙達膝。此下缺一字。楚策作蹙穿膝鼻。會繭重眊。高注曰。蹙。僵。蹙。足。達。穿也。念孫案。蹙訓為僵。雖本說文。而此蹙字則非其義。蹙者。蹋也。謂足蹋沙石也。蹙或作蹙。說文作蹙。云蹙也。主術篇注曰。蹙。踏也。楚辭九章注曰。蹙。蹙也。文選舞賦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蹙。蹋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兩祛高蹙而出於廷。高注曰。蹙。踏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蹙石闕。郭璞曰。蹙。蹋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蹙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蹙張。是足蹋謂之蹙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蹋沙石。而蹙為之穿。若訓蹙為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奕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以取少主。

以為狗羹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

鋌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念孫案鋌當爲鋌。字之誤也。鋌音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挺。七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續曰。濫脇號鍾。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爲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爲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爲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知音者也。以爲後之知音者。與以爲知者。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字。因上文若有知音者而衍。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爲後世之知音。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者也。無有字。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揄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揄步雜芷若今本芷誤作芝辯見說林蘭芝下籠蒙目視治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齶補搖念孫案說文揄

引也揄步之間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爲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缺

今本揄誤作榆辯見賈子亦三字爲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

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即涉注文而誤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

項王是也籠蒙目即籠蒙視與治由笑相對爲文賈子作風蚩視今本風蚩誤作蚩蚩風蚩籠蒙語之轉耳

憚怵

無不憚怵痿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怵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怵爲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憚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怵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怵憚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怵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怵憚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怵抽據切憚怵愛也義蓋本於淮南

扶於 便媚 若鶩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會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藥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鶩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爲之今本脫去於

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即涉注文而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扶輿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垂條扶於。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爲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嬾擬神。嬾當爲娟。嬾字俗書作娟。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若作便娟。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便娟。騁馳若驚。驚當爲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衍。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驚字相近。因誤爲驚。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驚。釋文。驚本亦作驚。騁馳若驚。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地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神旌驚爲韻。此以真耕通爲一韻。周易楚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若作驚。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餘。瘠心而悅其色矣。語意竝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眇，眇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眇，高彼注曰：眇，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眇讀燕人言躁操善趁者謂之眇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眇越悍。李賢曰：眇，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眇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眇，輕利急疾也。眇音眇。是眇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蟻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樨棟。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藿。徒甲反。字之誤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鼯鼯之逕。是也。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蟻蟻然日加數寸。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藿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樨棟。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其百卉部藿下引此正作藜藿。後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字多誤爲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二十

秦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璫瑁。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道藏本如是。瑤碧玉珠。翡翠璫瑁。瑁各本作玳。俗字也。今據太平御覽引改。依漢書當作毒冒。文

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璫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璫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為句。以生萬殊為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殊珠濡渝為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璫瑁。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竝脫與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衍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爲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劉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劉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劉星朗陰陽化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劉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爲韻化焉然爲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籍以差原麻婆爲韻小雅桑扈篇以翰憲難那爲韻臨桑篇以阿難何爲韻逸周書時訓篇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癩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執隆施是執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淮南銓言篇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施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施議宜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有所爲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已與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卽此所謂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爲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爲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爲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二字矣主術篇曰是故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

其謬益甚。文字精誠篇作劉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焉。然爲韻。

流源 淵澗

流源千里。淵澗百仞。非爲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澗作澗澗。是也。源流者有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淳。冲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澗澗與源流相對爲文。猶上文言高山澗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澗。則與上文不類矣。

榮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榮水。小水也。說文榮。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揚雄傳。梁弱水之灑澗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灑澗耳。師古曰。灑澗。小水之兒。澗與榮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榮。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榮爲潒。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朱不知榮爲小水。而誤以爲禹貢。波既糝之。榮故妄改之。

卵剖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念孫案剖當爲剖。字之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剖符世爵。今本剖誤作剖。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

孕也。孕，剖聲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今本自孕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裹子也。孕，卵孕也。其義迥殊。一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孕。淮南人間篇曰：夫鴻鵠之未孕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訟繆

靜漠恬淡，訟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曰：穆，靜思貌。故高注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為容。訟，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胷中。

所責

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賈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念孫案：買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賈，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誑，豫見周官司寇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竝云市不豫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竝作人心。

化作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滌蕩與條暢同。文子作條暢。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爲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爲他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攬，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攬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饗飲

饗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饗當爲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別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爲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管伏義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流而不反。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爲韻。色國爲韻。下文以音風爲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見唐韻正。康亡爲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亡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三上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所引蓋許慎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

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爲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銓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證言篇曰。詩之失。辟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爲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下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也。數二句。以合六藝之數。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皆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

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為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

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

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雉鳩摯而有別。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

戴先生毛鄧詩考正曰。案古字鷩通用鷩。夏小正。鸞始鷩。曲禮。前有鷩獸。是其證。春秋傳。鄭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雉鳩氏。司馬也。說曰。鷩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

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鷩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即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諡青衣賦。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劉女傳

仁智傳曰。夫雉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鷩鷩賦云。繁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爲故能和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爲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爲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爲。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字。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卽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卽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

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衰。字之誤也。說文。窳汚裏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裏爲下。

繩之法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同文子下德篇。作乘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爲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越爲之

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卽其

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篇曰。毀譽仁鄙。在時不在行。漢書董仲舒傳曰。或天或壽或仁或鄙。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為韻。義隨靡音皆在歌部。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說見唐韻正。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為辟

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辭。與辟相似。自為辭猶自為解耳。

踳馳

趣行踳馳。念孫案踳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

又引司馬彪注曰：躡與舛同。躡馳謂相背而馳也。俶真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僂馳。汜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躡僂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躡。各本皆誤爲躡躡之躡。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又下文知能躡馳。各本皆誤作躡。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死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妄不妄之誤脫。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王霸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證言篇：能成王霸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竝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爲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是。去載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即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秦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爲文。後人改爲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鄠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鄠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鄠鎬下衍之字。此以周處鄠鎬爲句。地方不過百里爲句。兩句中不

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鄠鎬爲句。

挺胸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胸而朝天下。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挺胸皆作搢笏。念孫案胸當爲忽。忽古笏字也。皋陶謨

在治忽。鄭本作忽。注云。忽者。笏也。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搢

忽。今作胸者。忽變爲胸。又誤爲胸耳。無煩改爲笏也。挺當爲捷。隸書捷字。或作捷。凡從捷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建之江下。

形與挺相似。因誤爲挺。說苑說叢篇。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續史記孝武紀。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

下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矚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栖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

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竝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誦纓捷。在字竝與插同。捷忽

猶搢笏也。後人不知挺爲捷之誤。而改挺爲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爲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鬪。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爲之寇。與下句相對爲文。各本而爲二字。誤在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爲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爲命。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別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列。若卒則卽在行別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別之也。隸書率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文選求自試表注。太平御覽曰。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卽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高注。金目。漢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竝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食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爲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卽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後

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爲謬矣。上文食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

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亡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亡下本無其字。故亡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亡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澆卽本固。基美則上寧。念孫案：本當爲木。上文木之有根，卽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吠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吠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吠當爲吠，字之誤也。吠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薛綜曰：蠅咬，淫聲也。玉

篇。吠於交切。姪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吠與咬同。故曰吠聲清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為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為逸。而莊本從之。未遑假借之義。

念孫案成曲上亦常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為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遑假借之義。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

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為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

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偽。匿之士。逸周書大成篇曰克禁淫謀。衆匿。

乃雍。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

采。字並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

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為匿。漢書。匿作慝。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匿為藏。匿之匿

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為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

無慝。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爲楚悼損不急之官。卽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爲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上文鮑叔輔小白。管犯輔重耳。及句踐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蘇歎晉獻子。晉憂吳王。及麴子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爲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

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竝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纁

聘納而取婦初纁而親迎纁與冕同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爲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也冠纁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纁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爲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爲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爲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蚤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蛤窮也念孫案庠當爲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蛤窮蚰蜒也並見說文林注言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不以爲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川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內篇第二十一

要略

澱澱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澱澱肌膚。念孫案說文。澱。不滑也。澱澱二字。義不相屬。澱當爲漬。隸書澱字。或作膏。形與責相近。故漬誤爲澱。澱漬與漸漬同。言內則澁洽於五藏。外則漸漬於肌膚也。說文曰。澱。漬也。雅廣同。莊十七年公羊傳。澱者何。澱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

通迴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爲迴。音洞字之誤也。迴亦通也。通迴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迴溝陸。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竝云。迴。通也。今本迴字。皆誤作迴。辯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迴洞同音。故迴或作洞。似真篇。通洞條。

達。卽通迥也。世人多見迥。少見迴。故迴誤爲迥。下文使人通迥周備。其字正作迴。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迥。而莊本從之矣。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案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爲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爲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爲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爲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爲韻。雨怒暑爲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爲句。合同其血氣爲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爲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爲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爲如。故紛紛妄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卽任字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權篇

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爲，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之。

風氣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念孫案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既改風采爲風氣，復刪去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爲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

擊危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句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念孫案：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擊詭猶今人言遠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遠礙也。啖釋文曰：詭，戾也。選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擊詭猶今人言遠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遠礙也。啖釋文曰：詭，戾也。選長笛賦：旅隆詭戾。李善注：詭，戾乖違貌。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又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危者，借字耳。劉續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失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

結細 說捍 明事埒事

解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念孫案墮亦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柝開啓。衿帶解墮。是也。細當爲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歎。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爲擇字之誤也。隸書擇字或作擇與捍相似。見漢成陽靈臺碑。擇與釋同。墨子節葬篇曰。爲而不已。操而不擇。易林恆之蒙曰。郊耕擇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也。脫釋皆解也。搏困者。卷束之名。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注。鄭司農云。搏讀爲縛。一如填之。縛謂卷縛章革也。說文。稱。束也。稱與困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搏困。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事埒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

與塞而無爲也同

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念孫案。與塞而無爲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下文同字而衍。

酒白

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

白與白相似而誤。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樹弗布甘字作白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爲悅。他注反。本經篇。其行悅而順情。彼注云。悅。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悅爲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爲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遁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

藁垂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以爲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器物部九部十。皆引此。藁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念孫案垂字誤而藁字不誤。藁謂盛土籠也。垂當爲畚。今之缺也。大雅緜傳云。捋藁也。箋云。築牆者。捋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藁字或作藁。說山篇。藁成城。高注云。藁。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此卽淮南所本。耒與藁聲相近。耒耜卽藁耜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藁。耜而掩之。趙注云。藁。耜籠耜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藁耜。亦卽此所謂藁耜也。廣雅。耜。耜也。管子山國軌篇。耜龍壘。耜亦與藁同。太平御覽引此藁作畚。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垂者畚之誤。非插之誤。俗

書舌字或作函。見廣韻。𠂔字或作𠂔。見漢富春丞張君碑。二形相似。故舌誤為𠂔矣。

閒服

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念孫案閒與簡同。莊子天運篇食於苟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閒。簡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為喪法。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閒服。他本閒字皆誤作閑。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竝作簡服。

特連與國

特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高注特怙連與之國。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特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為句。則連與下不當有國字。蓋涉注文而衍。

淮南內篇第二十二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敍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為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

氏原文也。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

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

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

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

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蹙女展反故高注云

蹙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蹙矣。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倣此兵略篇涉血蹙腸輿死扶傷蹙亦履

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榘拍墓踰備之姦拍戶骨反掘也各本拍誤爲抽墓誤爲箕高注

拍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毋拍墳墓藏本拍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鑄鼎日用而不足

貴周鼎不鑿而不可賤鑄讀若擘高注曰小鼎也各本鑄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

釣魚者泛机泛釣浮也机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机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机

字乃誤爲杭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人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旦故高注

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壓同一指按也言使但吹

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爲氏矣修務篇墨

子蹶蹶而趨千里蹶讀若決高注蹶蹶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蹶誤作跌高注又誤作跌疾行也蹶趨走也

則義不可通矣。以一餉之故，絕穀不食，餉卽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爲飽矣。藿藜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藿徒弔反。卽今所謂灰藿也。藜藿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而各本藿字遂誤爲藿矣。秦族篇，呿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呿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夭，而各本乃誤作吠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蜃蟬著泥，百仞之中，蜃蟬與鼃鼃同，各本蜃蟬誤爲蛇蟬，則與下文蛇蟬相亂矣。道應篇，孚子治廩父三年，孚子卽宓子賤也。宓孚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爲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戎，戎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味萬方，齊讀爲劑，味卽甘受和之和，味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爲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故而不動，故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棊曲莒筐，高注，棊，持也。三輔謂之棊，案棊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隸書棊字或作棊，而各本遂誤爲樸矣。覽冥篇，井植生梓，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梓古孽字，伐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梓字或作梓，而各本遂誤爲梓矣。精神篇，樣桷不斲，素題不枿，樣卽今橡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本遂誤爲樸矣。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莽，而各本遂誤爲莢矣。道應篇，於是苾非，敦然瞑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眞，與冥相似。而各本瞑目遂誤爲瞑目，且誤在敦然之上矣。汜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夸，而各本遂誤爲本矣。兵略篇，疾如鍬矢，高注，鍬，金鍬，翦羽之矢也。隸書疾字作疾，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鍬字遂誤爲錐，下

文疾如鏃矢。何可勝偶。鏃字又誤爲鏃矣。說林篇。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批。批。竹甚反。深擊也。字從尤。尤。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批。椎。隸書尤字或作兀。兀字或作允。二形相似。而藏本批字遂誤爲伉。劉本又誤爲伉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讀若廷。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矣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矣。俗肉字也。藏本矣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矣之獸。矣。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穴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爲禹矣。汜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全。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疋。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鑿竇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冒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賊害也。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亡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亾字合而爲岳矣。有誤字與本字竝存者。主術篇。鷓夜撮蚤。察分秋毫。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爲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鐵。因誤而爲鍼。而各本遂誤爲金鐵鍼矣。有校書者。芻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資。讀若該。奇資者。奇祕之要。非常之

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賚之義，而欲改爲奇正，故記正字於賚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賚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趨，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趨。校書者以說文趨趙之趨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趨，曰何趨馳矣。有衍至數字者，假真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湍瀨旋淵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曰：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可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本脫子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汜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各本葬之下脫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魄曰無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筮，或謂筮，名異實同也。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人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

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鬪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亡句不相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鑿。高注。策。鑿也。鑿。籬末之箴也。鑿。讀。炳。燭之炳。燭。如劣反。藏本鑿。誤作鑿。注文。誤作策。籬也。未之感也。鑿。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爲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予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間篇。非其事者勿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卯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

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假真篇。昧昧楸楸。皆欲雖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楸讀若懋。高注云。懋楸。欲所知之貌也。昧昧楸楸。一聲之轉。各本楸楸誤作曄曄。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曄字。引淮南子。昧昧曄曄矣。主術篇。夫寸生於標。標生於日。標與秒同。秒。禾芒也。各本標誤爲稹。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標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標矣。齊俗篇。夫蝦蟇爲鶉。水鼃爲螻。高注。螻。蜻蛉也。隸書總字。或作螻。因誤而爲螻。字書所無也。總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葱。校書者記葱字於螻字之旁。因誤而爲葱。傳寫者又以葱字誤入正文。故水鼃爲螻。各本皆誤作水鼃爲螻。後人又爲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虫部收入螻字。音矛。又於艸部葱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鼃爲螻。葱矣。譬若水之下流。標之上尋也。標讀若標。火飛也。標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標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搖搖。擠其揭揭。高注。搖搖。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搖。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搖。各本遂誤作捨。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捨字。引淮南子。推其捨捨矣。說山篇。弊算。瓶瓶。高注。瓶。瓶帶。瓶。讀甕甕之甕也。瓶甕皆從圭聲。故讀瓶如甕。各本瓶誤作甕。字書所無也。高注甕甕之甕。又誤作甕甕之甕。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甕字。引高注甕甕甕甕之甕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桅。高注。桅。船弦板。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桅字皆作桅。而古音餘遂

於陷韻收入梳字。引淮南子遂契其舟梳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蜺。謂以雲蜺爲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蜺爲入雲蜺矣。主術篇夫牽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狼契契。公八反。狼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爲何物。而改爲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驥四馱馱。以濟江河。不若歟木便者。處勢然也。歟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爲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齊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亭歷齊麥。皆冬生夏死。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爲何物。而改爲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鏗。鏗讀若華。缶也。跖。踢也。故高注云。長脛以踢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鏗字。而改鏗爲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踢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聵。聵。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聵字。而改聵爲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雷。言奚雷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與雷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爲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爲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論篇。故使陳成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卽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於亦爲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爲字矣。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智卽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越王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死。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死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卽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肖字矣。秦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卽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爲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秦族篇。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句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亡國絕句。遂於國上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戾。意與此同。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於注內

列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字。斯爲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卽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詮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句。若先加此六句。則文旣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諭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入陰陽無爲。故能高。道以優游。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閒篇。城中力已盡。糧食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爲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爲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人閒篇。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爲貴智也。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

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爲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字作莢。葵之上半。與莢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又改爲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人間篇。噴然而嘆。噴然。卽喟然。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似。故噴誤爲賁。而後人遂改爲憤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挖。讀若槩。高注云。挖。摩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文。挖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爲磨。磨則誤之又誤矣。秦族篇。捷。昉而朝天下。捷與插同。昉與忽同。古笏字也。插笏。插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爲挺。昉字又誤爲昉。朱東光本改挺昉爲搢笏。義則是而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繞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冠。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繞誤爲初。繞。而劉本又改爲絨。繞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爲礼。而後人遂改爲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爲尔。而後人遂改爲爾矣。有既誤而又妄加者。倣真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蠱。適足以翾。翾。許緣反。小飛也。翾。誤爲翾。後人遂於翾下加翾字。不知蠱。適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翾。翾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

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爲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懷給則乘驥而或懷。與懷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傳寫以懷誤爲懷。乘誤爲乘。或誤爲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孫叔敖病且死。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又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字誤。且卽將也。有旣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閒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隸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爲害。而劉續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卽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爲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爲不可用矣。有旣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續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人又誤以累爲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旣脫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旣衍而又妄加者。汜論篇。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有旣衍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

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藏本原文。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衍。劉績又讀臣道員者爲句。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旣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旣誤而又增注文者。假真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昧。讀若米。高注。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厭。卽今斲字。傳寫以昧誤作昧。後人遂誤讀爲暗昧之昧。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兩小覺竝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秦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佹。形與化相似。因誤爲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旣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下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論扁曰。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亡身。高注。蘇秦死於齊也。正文。亡身誤爲亡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旣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

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劓髮，文身以像鱗蟲。劓，讀若鑽。又讀若攢。高注：劓，翦也。後人不識劓字，遂改劓髮爲被髮，并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慰。怨，讀爲苑。苑，慰皆病也。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改怨慰爲怨，并改高注而不知慰之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聃耳。高注：聃，讀褶衣之褶。後人改聃耳爲耽耳，并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爲褶也。汜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正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襄郟邳。高注：巴蜀，郟邳，地名。後人改邳爲淮，并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樵棗而爲矜。樵，而善反。高注：樵，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樵字，遂改樵爲棘，并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旣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食視聽。後人改三關爲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旣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爲大政，又刪去注文矣。詮言篇：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後人改臺爲持，又改注文之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矣。秦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文子改絙爲急，又刪去注

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閒篇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攪劉索之。攪搏也。劉與掇同。拾也。故高注云。攪。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攪字。注文作劉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劉上加捷字。斯爲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倣真篇。確扈炫煌。高注。確。讀曰唯。扈。讀曰戶。藏本確誤作蕞。扈誤作扈。注文誤作扈。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蕞爲萑。并改高注。而不知萑之不可讀爲唯也。譬若周雲之龍菴遼巢。彭薄而爲雨。高注。彭薄。蕞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爲彭薄。劉績又改爲彭薄。并改高注。而不知彭薄乃水聲。非雲氣蕞積之貌也。兵略篇。夫栝淇衛籥。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幘。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爲櫓。櫓。卽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櫓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櫓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爲櫓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森風。疾如駭電。駭。下衍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爲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人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韻遂亡。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符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爲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倣真篇。茫茫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茫。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茫茫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茫茫沆沆。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量藏爲

韻各本作渾渾沉沉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蟄蟄蟲北鄉臧古藏字與鄉爲韻各本藏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倨興眇眇即眇字高注眇眇然視無智巧貌也眇如竹算承讀爲丞謂丞飯也算博計反竹算所以蔽額底也算與蜃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算誤作簞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光關讀曰貫鴻濛之光謂日光也東方爲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光光與鄉爲韻藏本關誤作開各本光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尤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尤鷓鴣冠也知天文者冠鷓鴣尤即鷓鴣之借字與笏爲韻各本尤誤作木注文鷓鴣字又誤作鷲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訶謂相譏訶也訶與議爲韻隸書訶字或作訶因誤而爲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礫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旂窈窈冥冥孰知其情旂即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旂誤爲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橢他果反與羈犧河爲韻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俗從牛作犂橢又誤而爲擗橢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天不若織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

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鶩忽悅。悅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悅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錯紵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俶眞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園。雨父女爲韻。各本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關梁。決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間篇蠹啄剖柱梁。蠹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卯。啟生於石。石與射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卯之上。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螿蟲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勢。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驟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

十一月指子。一歲而而。終而復始。指寅者。顛頊麻所起也。至丑而一。指子者。殷麻所起也。至亥而一。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而。且子與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汜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秦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卷平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爲肉黍。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社黍爲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偈。不與肉爲韻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無泉。以與難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

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爲病訓爽爲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爲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爲譏以與宜爲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爲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爲韻後人改風采爲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秦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爲民害也匿讀爲隱謂民無姦隱也匿與賊爲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霄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霄寒暑也暑與雨怒爲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句遂於與晝霄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秦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濫而好色至於亡國濫心爲韻色國爲韻各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秦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

瑤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靡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珠。濡渝爲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瑋瑁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其篇。田無立禾。路無積莎。金積折廉。璧襲無贏。贏璧文也。與禾莎爲韻。積莎誤爲莎積。後人又改贏爲理。則失其韻矣。道應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眴讀曰眩。與天爲韻。藏本則眴誤作無眴。朱本又改眴爲矚。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纒讀若墨。索也。纒與佩富爲韻。纒誤爲纏。後人又於纏下加索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爲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避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黑與福則爲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爲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遺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繇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並見各本條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

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揜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爲偶也高注訓爲爲治則誤以人爲人民之人矣倣真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流雨與止水相對爲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爲雨潦上覆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偏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偏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曰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讀爲度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瞽師庶女位賤尙荒尙主也荒卽麻荒之荒尙荒卽周官之典荒言典荒爲賤官而瞽師庶女又賤於典荒也而高注乃以荒爲荒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字連讀而訓爲清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爲京觀矣廝徒馬圉駟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格胡客反輓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仆身枕輓車之木而死也高注以格爲榜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卽充物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爲句而訓忍爲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洵游瀛滅菱杼紵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芋謂三稜也畫爲菱

芋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瀛滅。菱杼紵抱。高注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
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故
下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爲恚聲。戴爲嗟。則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
失。句。若亡其一。句。若此馬者。絕塵弭微。高以若亡絕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
準繩者。各本誤作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而爲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
本已誤爲維矣。汜論篇。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
行。相與柄黨行爲韻。高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周公設腴不
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腴。奴低反。有骨醢也。設。俎實也。腴。豆實也。設。腰鍾鼓。皆各爲一物。隸書從奕。從需
之字。多相亂。故腰誤爲腴。而高注遂以腴爲前肩矣。說山篇。文公棄荏席。句。後黴黑。謂面黑之人也。
棄荏席一事。後黴黑又一事。高乃以六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矣。脩務篇。說堯舜禹文
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又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爲五聖。契啟史皇羿爲四俊。文義本自
明了。祇因啟生於石。高本誤作禹生於石。遂爲之注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而徧考諸書。皆無禹生於
石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俊矣。乃又據上文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
聖。又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凡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

爲苟同。亦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嘉慶廿年。歲在乙亥季冬之廿日。高郵王念孫書。時年七十有二。

淮南內篇補

顧校淮南子各條

歲在庚辰。元和顧澗蘋文學。寓書於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誌。乃先詒以淮南雜誌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譌。爲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後學。數月書來。果錄宋本佳處以示。又示以所訂諸條。其心之細。識之精。實爲近今所罕有。非熟於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家大人旣以數年之力。校成淮南雜誌。而又得文學所校。以補而綴之。蓋至是搜剔靡遺矣。今年將補刻所校。爰揚摧之。以爲讀書者法。道光元年二月旣望。高郵王引之敘。

原道

馳要裊。注。駟駕。宋本注首有此二字。道藏本同。新刻本刪去非。顧曰。馳疑當作駟。故注如此也。齊俗篇。駟馱馱。亦可證。

俶真

涅非緇也。青非藍也。顧曰。涅緇二字。疑當互易。承上文以涅染緇。與下句承上文以藍染青一例。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覲也。或作盥。不能使之過濫。顧曰。正文濫疑當作盥。注疑當作盥覲也。或作濫云。

云。監卽闕也。左傳闕止。韓策作監止。說文闕望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注兩解前監後濫誤以後解。曰。覲謂有所冀望也。闕與覲同義。而字通作監。故曰。監覲也。注兩解前監後濫誤以後解。之字爲正文。而又互改其注也。又按覽冥篇。手微忽。注兩解前微後微。而正文作微。又席羅圖注兩。解前羅後羅。而正文作羅。本經篇微大風於青邱之澤。注兩解前微後。微而正文作微。皆以後解之字爲正文。其誤與此同也。

天文

是故火曰外景。顧曰曰疑當作日。

是故水曰內景。顧曰水曰疑當作金水。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卽淮南子所本。可證也。高注精神篇云。金內景。蓋又據此而言之。

時則

毋燒灰。注是月草木未成。不天物也。顧曰灰疑當作炭。呂氏春秋作炭。其注與此略同。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高意蓋據之而言也。是其證也。灰字蓋依月令改耳。

執弓操矢以獵。注以取禽也。顧曰獵疑當作射。注取亦疑當作射。呂氏春秋作射。注作以射禽也。是其證也。月令作獵。鄭注云。今月令獵爲射。考淮南子及呂氏春秋。每有與今月令同者。然則改射爲獵。誤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顧曰神位占三字疑衍。呂氏春秋祝作卜。祀作祠。無神位占三字。注云。故命太卜禱祠龜策。月令作命太史覲龜策。鄭注云。今月令曰覲祠。祠衍字。皆可證無此三字。

精神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顧曰：求疑當作永。莊子大宗師釋文載崔譔引此作子永。是其證矣。抱朴子外篇博喻云：子永嘆天倫之偉，亦作永字。

本經

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顧曰：上不字疑當作之。與下文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一例。

主術

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顧曰：行之二字疑衍。參五陰考四字連讀，與下句竝用周聽四字對文也。要略主術者云云，考之參伍，卽此。五伍同字是其明證。

匡牀，蕝席。注：匡，安也。蕝，細也。顧曰：蕝疑當作弱，故注如此也。注蕝疑亦弱之誤。詮言篇云：筐牀，衽席。注云：衽，柔弱也。可證此弱字之不從艸。蓋後人因他書多言蕝席而改之。彼匡作筐，高不更解疑當同此作衽，亦後人因他書多言衽席而改之。

堯舜禹湯武。宋本如此，各本武上有文字非。顧曰：禹疑當作與，上文但有堯舜湯武而無禹也。引之按禹衍字，後人習

聞堯舜禹湯而誤增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作堯舜湯武，是其證。

繆稱

非以借情也。顧曰：借疑當作借。借背同字。

汜論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注：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顧曰：正文吳起二字疑衍。韓非子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淮南此文所本也。樓翟二人與昭景二人對文。所謂兩用也。不得更有吳起甚明。樓翟二人者以戰國策考之。樓為樓廡。翟為翟強。魏策云：魏王之所用者樓廡翟強也。又云：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廡。樓廡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又云：鼻之與強。鼻廡同字。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故韓非子謂之爭事而外市。韓非子舊注云：樓緩翟璜也。臆說甚誤。正兩用而亡西河之證矣。其事蓋在襄王時。注：魏文侯云云。疑皆非高誘元文也。解魏為魏文侯。其誤一。解樓翟為一人姓名。其誤二。解兩用為不用他賢。其誤三。皆不可通。蓋後來妄改。而高注云何。已不可復知矣。唯呂氏春秋長見觀表二篇皆載吳起守西河之外。王錯謂之於魏武侯。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開西河畢入秦。然仍於兩用樓翟爭事外市。全不相當。非韓非子及此之證也。

證言

不知利害嗜慾也。顧曰：嗜疑當作者。不知利害者與下文以義為制者一例。慾也二字另為句。承衆人勝欲。欲慾同字。與下文文心也承聖人勝心一例。

兵略

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之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顧曰：飄飄忽忽，疑皆不當重。條疑當作條。閒疑當作闡。飄忽條闡皆同義。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闡，莫知其所從出。新序作奄忽。條即忽也。闡即奄也。楊倞注：感忽悠闡皆謂條忽之間也。是矣。又云：悠闡遠視，不分辦之貌，則非。飄往忽來，與條出闡入對文。

說山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注：小馬不不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宋本注如此，道藏本同。各本得上有顧曰：上非字疑衍。注不字疑當作亦。此言小馬為大馬之類，而小知則非大知之類也。呂氏春秋別類篇：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是其證。

人閒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顧曰：擊疑當作繫。史記所謂屬之遼東也。屬繫結皆同義。楊子法言淵擊遼水，誤。與此同。

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顧曰：義仁二字疑當互易。下文仁義儒墨，即依此為次。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顧曰：此承上文滅亡削殘言之，不須又言亡矣。而亡二字疑出後人所加。非仁義儒墨不行。顧曰：不下疑當有可字。

秦族

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顧曰：延疑當依注作涓。韓非子十過篇：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竝作涓。

原道篇注兩見。一延涓互易。一誤涓爲延。與此正文同。皆非。

要略

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顧曰：道下疑當有德字。與下句對文也。精神篇：深原道德之意。亦可證。淮南子宋本未誤者各條

第一卷

欲寔之心亡於中。宋本寔未誤寔。

第三卷

積陰之寒氣者爲水。宋本者字未脫。

十二月指子。宋本子未誤丑。

第四卷

決毗。宋本毗未誤毗。

寒冰之所積也。宋本冰未誤水。

牡土之氣。宋本牡未誤壯。

第五卷

以索姦人。宋本索未誤塞。

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宋本于未誤干。
輕舉獨往。宋本往未誤住。

第八卷

太清之治也。宋本治未誤始。

第九卷

采椽不斲。宋本斲未誤斷。
夫據榦而窺井底。宋本榦未誤除。
而不足者逮於用。宋本逮未誤建。
知饒僅有餘不足之數。宋本饒未誤饒。

第十卷

故君子懼失義。宋本義上未衍仁字。

第十一卷

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宋本始字未誤入正文。

而刀如新剖。宋本刃字未脫。道藏本亦未脫，但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處勢然也。宋本勢未誤世。

是由發其原。宋本是由未誤倒。

第十三卷

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宋本乞皆未誤乙。

在其內而忘其外。宋本上其字未脫。

楚軍恐取吾頭。宋本軍未誤君。

於是飲非瞋目。敦然。宋本瞋未誤暝。

第十六卷

夜之不能脩於歲也。宋本於未誤其。

故寒者顛。宋本者字未脫。

第十七卷

譽者舉之。宋本譽未誤。聖。

不若尋常之纏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宋本纏皆未誤。纏。

或善爲故。宋本善未誤。惡。

賊心亡也。宋本亡也二字未誤。合而爲古字。

第十八卷

無爲貴智。宋本智下未衍伯字。

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宋本君未誤。王。

聖人見之蚤。宋本蚤未誤。密。

居隱爲蔽。宋本居字未誤。在隱下。

第十九卷

欣若七日不食。宋本若未誤。然。

无不憚。憚。心。宋本憚未誤。憚。

第廿卷

雨露所濡。以生萬物。宋本濡以未誤倒。

與鬼神合靈。宋本與字未脫。

而卯剖於陵。宋本剖未誤割。

挺芻而朝天下。宋本芻未誤脇。

第廿一卷

禹身執蠶函。宋本函未誤垂。

淮南子宋本之異者各條

第一卷

而大與宇宙之總。道藏本無與字。

大道坦坦。至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此一節在能存之此上。今本在迫則能應上。道藏本無此四句及注。

引之按。能存之此其德不虧。上承沕穆無窮以下八句。所謂穆忝隱閔。純德獨存也。中間不得有此四句。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上承湫溼寂寞。爲天下梟。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中間亦不得有此四句。

且文子道原篇。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自然篇。夫道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遠。求之

遠者。往而復反。蓋言道不在遠。往求於遠。必將無所得而復反也。今乃云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則義不

可通矣。正文及注皆後人妄加。當以藏本爲是。

第四卷

西方有刑殘之尸。道藏本刑作形。

第七卷

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道藏本無得字。引之按繆稱篇。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與此同義。當有得字。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第九卷。智者不可或也。又第十三卷。論事如此。豈不或哉。又第十八卷。虞公或於壁。與馬。道藏本或竝作惑。引之按此。淺人不知或爲惑之假借。而改之也。惟汜論篇。故劍工或劍之似莫邪者。尙未改。

視毛牆西施。又第十九卷。今夫毛牆西施。道藏本牆竝作嬾。引之按說文。無嬾字。

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道藏本上無也欲二字。下無也樂二字。

第八卷

推移而无故。道藏本無移字。

第九卷

東至湯谷。道藏本湯作陽。引之按此淺人以堯典故之也。惟說林篇日出湯谷未改。還反報曰。蘧伯玉爲相。道藏本無反字。少力而不能勝也。道藏本少力作力少。

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市。道藏本市作是。

无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道藏本皆作各。無所字。引之按上无下皆。文義相應。不當作各。堯舜禹湯武。道藏本武上有文字。引之按文字衍。上文不言文王。禹字亦衍。辯見前。

第十卷

斯顏害儀。道藏本顏作頤。引之按顏乃頤之譌。斯頤卽斯須也。

第十一卷

固有所宜也。又第十七卷。固謂之斷。道藏本固竝作故。

第十二卷

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道藏本不重無窮二字。國家之福。道藏本無家字。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道藏本制專作專制。

枉則正道藏本正作直。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及邢州龍興觀碑。竝

作枉則正。

見王氏金石萃編

與窪則盈。敝則新爲韻。

古音正盈在耕部。新在眞部。周易管子老子莊子楚詞多以二部合韻。

然則淮南所引作正。

乃老子原文未可以今本改之也。

非以無私。道藏本以下有其字。私下有邪字。

無所不極。道藏本極作及。引之按爾雅極至也。淺人不知而改爲及。

馳騁於天下之至堅。道藏本無於字。引之按於猶乎也。夫也。淺人不知而刪之。非是。惟原道篇馳騁於天

下之至堅。尙未刪。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道藏本無將字。

其政惛惛。道藏本惛惛作悶悶。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不知淮南子所引不必與今本同。

第十三卷

今時之人道藏本時之作之時。

舜無植錐之地。道藏本植作置。又第十四卷一植一廢。道藏本植作值。

第十四卷

少則昌狂。道藏本昌作猖。引之按說文無猖字。古但作昌。漢書趙充國傳。先零昌狂。時去我走。道藏本走作先。

第十五卷

抗泰山。道藏本抗作抗。引之按小雅正月篇。毛傳曰。抗。動也。言泰山爲之搖動也。抗與抗相似。世人多見抗。少見抗。故抗譌爲抗矣。

前朱鳥。道藏本鳥作雀。引之按高注。正作朱鳥。天文篇兩言朱鳥。皆作鳥。無作雀者。

第十六卷

故有所善。則有不善矣。道藏本無下有字。

第十七卷

故小快害大利。道藏本快下有而字。引之按。而字因上句而衍。

第十八卷

然而戴冠履履者。道藏本戴作冠。

第十九卷

作爲雲梯之械。道藏本無爲字。

務之可趣也。道藏本無之字。

第廿卷

四時千乘。道藏本乘作乖。

其於以監觀。道藏本於作所。

第廿一卷

靜精神之感動。道藏本無靜字。

作爲炮格之刑。道藏本格作烙。引之按此呂氏春秋過理篇。所謂肉圃爲格也。後人多改炮格爲炮烙。段

氏若膺嘗正其誤。見虛氏鍾山札記。

齊俗篇炮烙生乎熱斗。亦當作炮格。

漢隸拾遺序

余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尙未衰。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并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爲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八。

漢隸拾遺

三公山碑

右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字在篆隸之間。無額。今在正定府元氏縣城外野陂上。是碑出於乾隆甲午年。翁氏覃谿兩漢金石記。黃氏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趙氏晉齋跋。釋之已詳。間有未安者。別而論之。第三行蝗旱隔口。隔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并。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尙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隔并屢臻。當是隔并二字。念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隔爲隔。李賢注陳忠傳云。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政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顛傳云。歲無隔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猶隔并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是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此說隔并二字之義最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并。此云蝗旱隔并。則專指旱災言之。并字碑文本作𠄎。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𠄎。則非其原文矣。弟四行。乃耑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以耑爲來字。案乃來道要。義不可通。王氏闕泉金石萃編。此字改爲乃來道叟亦非。碑文本作耑。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由是之耑作來者不同。耑卽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其原也。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函道要義與此同。求字篆文作耑。隸作求。又變而爲耑。與耑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故作耑。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耑。是其證。呂刑。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賕也。蓋漢

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管子任法篇。富人用金玉。車主而求焉。小稱篇。以求美名。今本求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碑陰云。來索忠良。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言與求同。則直以爲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來祖統。蓋自宋以降。不復知來爲求之異文。故傳寫皆作來也。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

題名弟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第二行之末。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字考之。知是潁字。第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爲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是爲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爲縣字。非也。第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泐。字尙存其末。連上行讀之。則爲爲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亦云。興治神道矣。第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北。尙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爲太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不書縣者。禮器碑有京兆劉安初。尤其明證也。武氏虛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爲句。弟一行。□□□□防百川。弟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弟三
弟四。是共工二字。共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輓字分明。弟
二行。□□□原。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
高湮庠。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韋注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
水也。卽此所云昔□共工。範防百川。柏鯀稱遂。□□其原也。弟三行。□□□功。弟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
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弟四行。□□□文。弟一字是
咸字。上半戊字分明。唯□字模糊。弟三字是無字。篆作𠄎。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辨。合觀之。乃是咸
秩無文四字。弟二字雖泐。然在咸與無文之間。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既平。而祀典畢舉也。雜誥曰。咸
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山甄旅。咸秩無文。皆用尙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耳。
爰納□山。辛癸之間。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稍泐。而大段分明。卽皋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申也。
弟五行。同心濟□。濟下一字。篆作𠄎。讀爲艱厄之厄。說文。𠄎。𠄎。𠄎。從𠄎。𠄎。聲。𠄎。籀文作𠄎。碑則
省𠄎爲𠄎。又借爲艱厄之厄。字或作𠄎。言啟母與禹同心。以濟厄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第六行。
□□□正。正。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爲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也。杞繪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繪與
鄫同。鄫亦姒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鄫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王翁皆誤爲繪字。王且於繪下注云。

疑卽檜字。何其疏歟。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卽字。穀梁傳皆作繪。又周語云。杞繪由大妣。魏策云。繪恃齊。

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云。禹後有杞氏。繪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繪故國。禹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鄭人所見。左傳亦作繪也。弟七行。□□□亨。亨上是聖。漢禮三字。聖漢二字。雖模糊而可辨。禮字左邊。

尚存。右邊聖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亨卽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禮也。漢立啟母廟而祀之。故曰。聖漢。

禪享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碑中。多稱聖漢。弟八行。□祥符瑞。弟一字。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舟題跋。竝

以爲貞字。翁氏以爲原字。案碑文作頂。乃貞字。非原字。貞祥卽禎祥也。作頂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挺生。支

與枝同。卽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支爲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

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弟九行。□□

化。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

唯陰陽爲能生化。故曰。□□鬻化。陰陽穆清也。弟十行。□□□□。弟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

景氏說嵩以爲寧字。非也。寧爲古寗字。上從宀。從心。今碑文上半乃字。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寧字。與雲

降雨。□□盈。言膏澤滿盈也。第十一行。相□我君。相下一字。葉王以爲宥字。翁以爲肩字。案相肩我君。

文不成義。碑文作廖。明是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卽祐字也。管子侈靡篇。擇天之所宥。擇鬼之所

富宥。與祐同富。與福同。今本天下衍下字。富字。又譌作當。辯見管子。漢書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故曰。福祿來。返。相

宥我君相宥皆助也。

自重曰以下皆六字爲句而剝蝕更甚於前弟廿行□□□□化化上一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尙可辨葉氏以爲慕字是也黃氏中州金石考誤以爲恭字此言四夷慕化而來朝故下句云咸來王而會朝也慕上一字是而字與下句而字對文字雖模糊而可辨弟廿一行□□□□□□靜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清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清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對文也九域少其脩治翁云少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案說文少子結切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以詁義爾案九域少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少讀爲九有有截之截玉篇廣韻廣雅音少字並音子列切少截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作少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截彼淮浦毛傳曰截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截然整齊而治下文九有有截箋曰九州齊一截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則九有有截韓詩亦必作九域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章注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故曰九域截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廂樂歌曰九域有截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尙分明此言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卽云祀聖母虔山隅也弟廿三行神□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濟寧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核與菱同。漢書

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菱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為果

核之核矣。弟七行。辨秩東衍。辨秩。即堯典之平秩也。周官馮相氏注。仲春辨秩。東作。疏云。據書傳而言。衍讀曰珽。集韻云。珽。方也。

辨秩東衍。猶言平秩東方耳。衍字古讀若延。故與珽通。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衍。鄭注。並讀為延。唐風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弟九行。鴉鳥

不鳴。鴉與鴟同。隸釋。漢隸字原。鴉字竝誤作鴉。唯隸辨不誤。鼻字上從鳥。隸釋。隸辨從俗作鼻。誤也。說文

鼻。不孝鳥也。日至捕鼻。磔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鼻。俗書鼻字作鼻。屬字作鼻。與此同。傳寫說文者。因誤為彙。後人不知

又改其注為從鳥頭在木上。以牽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鼻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無足耳。何云鳥頭

在木上乎。說文。鼻字在木部。玉篇。以鼻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鼻字亦從鳥也。而今本玉篇亦誤為

鼻。廣韻以下竝同。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鼻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字明矣。

今經傳中鼻字。皆從俗作鼻。唯此碑作鼻。中間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字

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鼻。若非此碑。至今尚在。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

鼻首字。本作鼻。從到首。今借鼻鳥字為之。非其本字也。日至捕鼻。磔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

其首於木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是巢字。非鼻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

穴曰窠。此釋其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

上之形。非謂從鳥在木上也。且巢為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巢為會意之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

從鳥在木上。第十二行。歔歔實絕。奄忽不辻。不下當是遲字。其右邊犀字之末二筆尙存。奄忽疾貌也。商卽是巢字乎。第長發傳云。不遲言疾也。說文溢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溢逝也。遲與危回摧歸哀個裏爲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爲違字。於義疏矣。第十四行。大命□期。寔惟天□。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留爲韻。上文云。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第十四行。平壽濟于閻。閻卽閻字。隸書豆字。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尙書殘碑。於戲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閻。則非其原字矣。中列第十一行。營陵力。暹力卽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多暹。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字也。

敦煌長史武斑碑

右敦煌長史武斑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第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徒。辯卽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襜褕。類乎班賈。班班辯古字通。荀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也。韓詩外傳。班作辯。字亦

作辨。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鄭注。古文班。或爲辨。

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漢中府褒城縣棧道中磨崖。第六行。上

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與傾同寫輪淵冥者深也言水從高入深也豫上六冥釋文引王虞云冥

深也爾雅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窈注云冥深闇之窈也見小雅斯干正義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深稱

冥論衡道虛篇云其書深冥奇怪是冥與深同義平阿涼泥常陰鮮晏涼卽泉陰卽陰字晏溫也言平阿

之地水泉泥潭常寒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陰喜怒無處太元躋贊云凍

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云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封禪書晏作曠廣雅曠曠也是古謂溫煖

爲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爲句隸辨讀涼泥常陰爲句皆失之弟七行臨危槍楊槍音七羊反碣音唐

說文云陽跌踢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踢行失正踢與碣通惡虫蒂狩狩與獸同隸釋以蒂爲斃字非也

蒂與慙同方言慙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亦作敝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李賢云言心腸敝惡也續漢

書敝作慙慙亦惡也惡虫慙獸互文耳蝻蝻毒蝻蝻音大結反字本作跌爾雅跌蝻郭璞云蝻屬大眼最

有毒今淮南人呼蝻子蝻猶惡也蝻與曼通魯頌閼宮傳云曼長也蝻蝻毒蝻言毒長也說文跌蝻也蝻

毒長今本譌作蛇惡毒長也據附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蝻爲水蝻又引蝻爲螟蛉蟲皆失之未秋截

霜稼苗天殘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死

民厲尹知章云札天死也是苗天死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未秋截霜稼苗天殘矣弟十三行綏億衛

彊綏億皆安也韋注晉語云億安也衛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卽彊禦倒文協韻耳弟十五行

揆往卓今。廣雅云。卓明也。言以古知今也。第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靡同功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訥邦爲韻。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與通從容爲韻。是其證也。武榮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爲韻。第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平易。格卽棧閣之閣。析里橋。郟閣。頌云。減西口之高閣。就安寧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橋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爲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并碑陰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莫不驥思。嘆叩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主驥用。鄭注云。驥。庶幾也。廣雅云。驥。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覬。竝同。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竝以驥爲驥字。則義不可通矣。弟七行。尊琦大人之意。遼。驪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驪爲彌字。錢氏辛楣金石文跋尾云。遼。驪卽卓爾也。念孫案古書爾字無通作驪者。婁顧以驪爲彌是也。漢碑彌字多作驪。遼。彌皆遠也。說文。遼。遠也。字亦作卓。楚辭九章云。道卓遠。而日忘。杜預注。哀二十五年。左傳。薛綜注。西京賦。竝云。彌。遠也。此言卓彌之思。下言遼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爲真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

後人固能依放而爲之乎。皇戲統華胥殊爲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縣殊。則皇字爲後人所加無疑。第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牟壽。牟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篇。賢者之道。牟而難知。高注云。牟。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牟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牟壽卽眉壽。非是。引之云。弟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卽爾雅之七月爲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爲聲。淮南原道篇。鈞射鷓鷯。中山經注。引作弋鈞瀟湘。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鈞瀟湘。瀟湘之爲鷓鷯。亦猶相月之爲霜月矣。靈讀爲令。殷庚甲由靈。某氏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侯鐘銘。靈命難老。卽令命微緣。終令靈靈古同聲而通用。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云。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爲九月。非是。以九月霜降。則正月雨水亦可謂之雨月。乎。以此紀月未之前聞也。弟五行。雷洗觴觶。爵鹿杵。椀。棧。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爲何器。後見汝陽陳氏所藏古彝。爲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爲鹿形。疑所謂鹿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棧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隸辨云。棧可謂索。非禮器也。博雅。盃也。集韻音凡。與棧同音。或是借棧爲盃。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棧爲盃。差爲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盃。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爲鹿形。背設圓箛。以納算籌。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爲獲者。御矢。鹿卽鹿中。棧恐卽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

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爲何物矣。雷洗觶，觶鹿粗榦，籩，籩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與乏，斯爲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卽角也。𦍋卽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爲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爲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爲韻。喪大記實於綠中，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史記留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角後人依史記改之。祿綠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性饋食禮記實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觶，觶散同爲飲器。故碑於觶觶爵之下，次以角也。觶卽觶也。說文：觶，虛曰觶。觶，虛曰觶。古音𦍋與豐相近，鄭注士喪禮下篇云：今文窆爲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竝云封當爲窆，窆之爲封，亦猶豐之爲𦍋也。說文：𦍋，覆也。從西，乏聲。方勇切。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𦍋，泛從乏聲，而音方勇反，亦猶𦍋從乏聲而讀爲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甒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幽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榦籩之下次以豐。豐或作𦍋，字從木，與榦之從木同義。豐又可承尊，與榦禁同類，故碑於豐下次以禁也。

甯祠兵。卽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弟十三行。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爾雅。皇。匡正也。幽風。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引之云。弟十二行。乃綏二縣。黎儀以康。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司尊。酌。先鄭。司農。說。獻。爲儀。餘見下。大誥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爲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依古文尙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漢書。凡古人作獻者。今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尙書。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跋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爲反其施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第十七行。東郡東武陽。脞穆。脞。卽凌字也。脞凌二字。皆從二。二者。欠之省文。今俗作水。說文。脞。欠出也。從欠。朕聲。詩曰。內于脞陰。矮脞。或從交。是其證。脞隸省作脞。故廣雅云。脞。欠也。脞爲凌之本字。故凌姓之凌。古亦作脞。此碑之脞穆是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兩漢金石記。竝書作脞。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喪卒。則當在建甯改元之初。并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二行。藪然高厲。藪然高貌也。字亦作逸。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

注云厲高也。廣雅同。皋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衆明高翼。劉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嶺然高厲。弟八行。陵惟哮虎。陵與棧同。俗作棧。威也。漢書李廣傳威棧憺乎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棧。後漢馬棧字伯威。是棧與威同義。集韻棧又音陵。是棧與陵同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棧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亦以陵爲棧。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甯元年九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第四行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案古文尙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竝引尙書考靈耀云。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德既該。欽明文塞。又邳壽傳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第十七行。鑄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恣告也。酒誥曰。厥誥恣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恣言。女常聽朕告也。舊訓恣爲慎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恣來世。此碑曰。鑄茂伐。祕將來。祕與恣古字通。第十九行。邊民是鎮。鎮讀平聲。與上下文爲韻。廣韻。鎮字又音陟。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釋文。鎮又音珍。周語。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宋庠補音云。鎮音珍。馮衍顯志賦。覽聖賢以自鎮。與元親神爲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鎮。與銀均年昆爲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鎮。聲如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七行。脩定禮義。義與儀同。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又大司徒。以儀判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并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戴記。朝事篇。儀作義。漢書。禮樂志。制之禮儀。樂記。儀作義。禮儀卽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第三行。述脩壁廡。社稷品制。脩卽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壁廡。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乎。是碑循字左邊作彳。乃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嚙焉汜而不俗。汜音汜。濫之汜。方言云。汜。滂也。自關而東曰汜。滂。與汚同。廣雅云。汜。滂也。漢書王褒傳云。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擘汜。畫塗。擘者埽也。後漢書光武紀注云。擘埽也。埽。固東都賦云。戈鏃擘雲。羽旄埽霓。汜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

薄顏師古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卽此所云。浮游塵埃之外。矚焉汜而不俗也。弟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愆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爲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敍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文疑本作不。卽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爲否。今碑文作否。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祇用旣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祇旣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祇字不同。祇音脂。敬也。字從氏。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旣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從氏。不從氏。尙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祇者不同。隸釋作祇。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以孝竭。餘暇俾僕。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慎是也。今情字左邊尙隱隱可辨。磬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爲韻也。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磬作磬。易林。升之未濟云。荷黃擊磬。陸世無聲。晉董京。荅孫楚詩云。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縑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酒濱浮磬。衆人所說。豈合物情。是磬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鄭注云。靜或爲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楊雄解嘲云。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古亦讀平聲。弟十行。疾彌流。流與留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臻。旣彌留是也。弟十

一行羣臣號咷靡所復逞逞者解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弟十二行□是□吏崔□□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左邊尙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邈矣不意意讀入聲與惻極息力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建寧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弟九行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零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鏤燒破析鏤與鐫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鐫琢石也淮南本經篇鐫山石高注云鐫猶鑿也下文云鏤山浚瀆天井道碑云鏤鎚西坂義並同也

李翁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翁天井道碑題名建寧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尙存翁氏覃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西狹頌後而隸續誤以爲天井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

所載西狹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西狹題名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西狹頌末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字則非西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西狹題名弟一行云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孟字□□共缺六字。今此碑弟一行與隸釋所載同弟二行則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弟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西狹題名同者唯弟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卽定爲西狹題名乎。三也。西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末行之左有殘字一行則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行低四六月之六字相平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而有徵四也。

李翁析里橋郿閣頌

右李翁析里橋郿閣頌建寧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塤重刻本字甚拙惡又於缺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弟一行涉秋霖漉霖漉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漉水下也淋漉與霖漉同弟二行漢水逆讓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下注也弟三行郿閣尤甚案廣雅隴褒也曹憲音布乎反其字從自甫聲碑文作郿者移自於右耳非從邑也下文說郿閣之狀云綠崖鑿

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蓋棧閣傾袤不平因謂之郿閣矣弟四行處隱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殆卽便求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卽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弟十行醜散關之
斲潔醜與釋同潔卽燥溼之溼也溼潔之潔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潔又作潔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爲糸又
變日爲日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潔字引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潔陰以證
濕潔之本爲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爲證又疑此碑不當
以潔爲溼今案濕字從水濕聲濕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卽從濕省聲也凡入聲合
從及從立從集從巛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巛省聲而原隰之隰亦從巛聲也原隰之隰
隰與溼濕之濕皆從巛聲故隰字亦通作濕漢書地理志西河郡隰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濕音它合反
而古聲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潔本是一字此碑以潔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也漢
書功臣表濕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潔沃案此縣爲潔水之所經故有潔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
沃是溼潔可以互通燥溼之溼通作潔猶溼潔之潔通作溼無足異也洪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潔爲燥
字之借引說文案皐也皐山形玉篇皐同案力罪切爲證案嶄巖皐皐等字古無作水旁者徧考諸書潔
字亦無力罪之音且斲者平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醜散關之斲潔從朝陽之平燥若以潔爲燥則與下
句不對矣弟十五行□□樂行人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尙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小兌之間小
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當二方之間也弟十八行□□救傾兮全育□遺救傾上似是扶

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蹟跋也。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子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淮銘

右司隸校尉楊淮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褒城縣棧道中磨崖。弟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卽兄字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敍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敍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則是專美楊彌。而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字。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旣爲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八分書。在濟寧州儒學中。弟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彙。隸釋云。以彙爲看。隸辨云。彙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彙卽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彙。志識也。識卽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彙。卽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

正也。弟八行。獨細舉大。權然疏發。權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然之爲權然。猶較崇之爲權崇。考工記。輿人以其隴之半爲之較崇。鄭注。故大較之爲大權。史記律書。世儒闇於漢書律曆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較常數而已。大權卽大較。唯辜較之爲辜權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權財物。晉灼注。鄭當時傳作辜較。銘詞云。礪落彰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內懷溫潤。溫字作滃。說文。溫。從水盍聲。盍從皿從囚。此碑溫字。較著者也。彰明較著。卽此所謂彰較。右邊作孟。其上半卽人字也。有人無口。音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溫。今本隸釋又譌作溫。此依明萬曆本。兩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第十七行。喚矣的的。洪云的的。字易火以日。案說文的的。明也。從日勻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的。俗作以祈爾爵。然則的的。字古讀若勻。故與較爍綽遠虐邈權倒樂爲韻。的的。爲明。故曰喚矣的的。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弟一行。河內裊管懿。裊與懷同。漢書漢碑多謂河內郡懷縣也。裊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爲夏字。誤矣。下列弟六行。東郡樂平邢顯。□□顯下一字似紉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語。兩漢金石記辨之已詳。其未經重鑿而誤釋者。尙有數字。今具論之。弟三行。壓難和戎。武。雷慷慨。隸續作武。

慮慷慨。案此句第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第二字亦非慮字。諦審碑文。似是虢虎二字。虢古暴字也。周官漢碑暴字多作虢。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亦謂行三軍之事也。弟五行考績

有成。苒莢乃胙。兩漢金石記。莢字作莢。說文莢。卽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莢民。卽此字。苒莢乃胙者。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莢字。非莢字也。莢苒。卽符策。胙者。賜也。

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弟六行。喜不縱隱。感不戮仁。隸續感作威。案碑文是感字。非威字。古字以感爲憾。

憾。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感卽憾字。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並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二十九。年。美哉。猶有憾。釋文。並作感。逸周書。大成篇。內姓無憾。外姓無謫。韓策。感忿。睡毗之意。鹽鐵論。備胡篇。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宣平侯印。杜鄴傳。內無感恨之隙。並以感爲憾。弟十行。掇活。□□千有餘人。隸續掇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掇。明是掇字。非扶字也。掇。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掇溢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隄。掇傾。字作掇。隸續亦誤作扶。赤子

遭慈。遭字碑文作遭。隸續作遭。案赤子遭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目活。目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校官碑

右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江寧府溧水縣儒學中。弟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

之下。缺三字。其下有子字。今案碑文非于字。界誅曰界。卽說文界字。上從由。下從升。音拱。今碑省界作界。而以其之借字。說見鄭周碑。隸釋金薤琳琅作界。皆不誤。兩漢金石記改界爲其。非也。第十一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昭十二年左傳。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并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之過。韋注訓招爲舉。非也。說見經義述聞。發彼有的。雅容。閑。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界字。但由字不省作田。與上界字小異耳。

郃陽令曹全碑

右郃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郃陽縣儒學中。第三行。巴郡胸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胸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胸忍蟲。因名胸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蟻也。漢碑古書皆作胸忍。不知何時胸譌胸。忍譌認。闕駟上音春。下音閏。通典上音蠢。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蠢。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胸認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胸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胸忍在今夔州府雲陽縣西。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蚓出。高注云。蚯蚓。蠢蠕也。蠢蠕。蠢閏聲相近。是蚯蚓舊有此名。非闕駟之妄作。唯胸忍之爲胸認。乃是後人之譌耳。第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歷。此兩

薄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借薄字爲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簿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簿官字改爲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簿字皆改爲簿。誤矣。第十行。竟豫荆楊。楊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尙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尙從木也。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宋本史記。夏本紀。淮海惟楊州。字竝從木。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竟。竟。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疎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竟。信。徐。舒。楊。揚。荆。彊。豫。舒。雍。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楊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既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

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尙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

公羊疏所引有翼近也豫舒也雍壅也

也荆疆也兗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今有翼近也豫舒也雍壅也兗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尙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

書傳中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尙存耳竹邑侯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

令劉熊碑出省楊土其字亦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楊州荊州刺史度尙碑楊賊畔於

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

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曆本改

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

碑楊樾之樾口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楊州字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第二行在帷幕之內

幕字蓋本作莫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傳上功莫府

以下二傳漢書同

李將軍傳莫府省約

文書籍事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爲幕史記索隱引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治

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幕巾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

成字體蓋後人補刻也

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巾字則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追近比之諸字疏密懸殊矣

而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

文已然矣弟五行爰旣且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旣且者暨之誤此以一字離爲二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

旣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旣且爲暨之誤乃由臆斷遽詆碑

爲訛謬。豈其言乎。兩漢金石記云。錢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政。想東漢時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蕪。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然則暨之爲既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案翁說是也。爰既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誤。魏元丕碑。爰暨於君。卽其明證矣。第十二行。紀行來本。來卽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來字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三代以來之來字不同。而金薤琳琅乃直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來。與來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碑。兩漢金石記以來字爲誤筆。亦非也。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竝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府城固縣。第六行。鼠齧輓車被昊。輓車卽藩車也。襄二十三年左傳。以藩載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漢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蕃車。夏承碑。輓軒六轡。字竝與藩同。說文。軒。曲輈藩車也。輓。車耳反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輓爲藩也。碑陰第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舉。弟八行。祝恆。字仲舉。弟十行。祝崇。字季舉。崇卽嵩字也。周語。融降于崇山。史記封禪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是崇高卽嵩高也。密與崇同。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恆。或名崇。而皆以舉爲字。是名與字皆取諸五嶽也。弟十一行。祝榮。字文舉。則取榮舉之義。而其字亦作舉。後人以舉山之舉讀去聲。榮舉之舉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舉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舉。故曰

華山是華山之舉。與榮華之華。義亦相通也。

豫州從事孔褒碑

右豫州從事孔褒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弟二行。治家業春秋。句。綜。句。典。句。蕭藉靡遺。句。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褒爲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爲極字。今案碑文作栢。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贊云。綜核名實是也。弟二十三兩行。句。磐。句。句。逢。句。百。句。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尙存。形。褒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王風免爰文凶字與上隆下頤爲韻。頤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楊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搜得原石。乃就其地爲堂垣。而砌諸石於內。榜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榻。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卽此本也。弟一石。弟二層。弟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

欲刑罰未施。隸釋未作未。蓋傳寫誤也。未者無也。無所造爲。未有著欲。互文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

未。弟九幅。夏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此用尙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三太平御覽職官六並引尙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

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脈。莫狄反。相也。猶詩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脈。又作覩。爾雅云。覩相也。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覩

土。韋注云。覩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如笠形。手持

兩刃。舌。說文。菜。兩刃。舌也。玉篇。胡瓜切。云。今爲鐮。俗語所謂鐮是。案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耜。司馬

橐。盛土器也。崔譔云。耜。插也。插與舌同。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篇云。禹沐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身

執橐耜。以爲民先。垂。辭。見淮南。此圖頭戴笠。手執舌。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橐耜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

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念孫案朱氏此說。其不

可通者有三。王者受命。然後異器械。別衣服。禹之治水。在帝堯之時。安得遽有毋追之制。一也。毋追。禮冠

也。非治水時所宜用。頭戴禮冠。手持耜。則尤爲不倫。二也。續漢書與服志云。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

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今此圖冠形上銳。不似覆杯。且無前高後卑之別。

豈毋追之制乎。據輿服志所云。則三代冠制。相去不遠。故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章甫。委貌。其制相比。今

此冠上銳而下廣。作三角形。禮冠皆無此制。三也。弟十二幅。子騫衣寒。御車失槿。槿。與篋同。說文。篋。擊馬

篋也。今本脫篋字。據玉篇補。字。或作槿。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槿。漢書路溫舒傳。槿楚之下。急就篤。秩槿。槿杖。稅。秘。投。

種字竝從木。隸釋失字上下各缺一字。某氏跋云。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乃是御車失稜。稜與鞅同。念孫案此說非也。原文作種。明是種字。非稜字也。說文。平。艸木華葉。象形。遠邊也。從土。丞聲。種。小韻。垂作莖者。皆稜之省文。非種之省文也。此碑種字右邊作莖。亦是稜之省文。種爲御者所執。衣寒則手僵。手僵則失種。若鞅爲馬頸韉。非御者所執。馬失其鞅。與閱子衣寒。曾不相涉。不得言子騫衣寒。御車失鞅也。且上文以明方綱爲韻。下文以連驪焉爲韻。父與爲韻。此以移種爲韻。若以種爲稜。則失其韻矣。憶乙未之冬。余在郡城。始晤汪君雪疆。雪疆新得馬秋玉家所藏石室畫象舊拓本。屬余作跋。余爲題數十字。且言某氏以種爲稜之誤。卽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鄧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後此本歸於黃君小松。小松作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曾用余說。而惜其言之不詳也。自乙未至今。五十六年。雪疆小松皆已下世。而余年亦八十有八矣。此原石拓本。小松所手贈也。書此爲之懽然。

